

「党国」垂亡三部曲

方知今著 第一部 猛闯

团结出版社



“党国”

棄

亡

涛杰



三部曲

方知今 著
团结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

(京)新登字 174 号

“党国”垂亡三部曲

方知今 著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涿州市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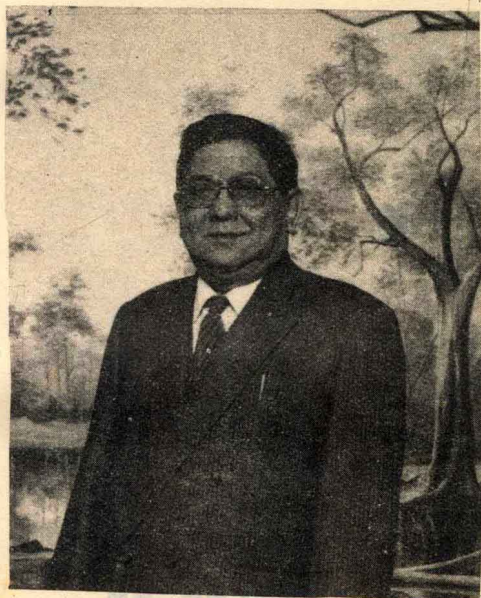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50 千字 24 印张 1 插页

印数: 1—20000 册

ISBN7—80061—909—5/I·195

定 价: 19.2 元



著 余英武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章回小说。

故事从“8·13”淞沪抗战开始,至大陆政权易手止,揭示了四十年代国民党上层的矛盾和社会矛盾。洋洋 75 万字构成一部生动曲折的故事,深刻反映出官场斗争的奸险和黑社会恶势力的猖獗,即细腻入微地描写了香艳缠绵的爱情故事,也描述了那荒淫无耻的上层社会生活及社会下层的一些丑陋行为。情节紧凑,峰峦迭起。作者一改文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手法,以正面人物形象刻画国民党高级将领,使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读时欲罢不能,读后回味无穷。书中人物均有原形可察,具有很好的观赏和保留价值。

第一部

猛

闯

读《“党国”垂亡三部曲》有感

沈小梅

我一向不大看小说，因为有的小说不大符合生活真实。当方知今的长篇小说《垂亡》送到手中，我也像往常一样将其束之高阁。不料，我那刚上初二的小外孙却对这部书爱不忍释，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如此大部头的书，怎么会引起一个中学生的兴趣呢？我忍不住也翻看起来。连我自己也难以置信——居然也被这部书的内容吸引住了。

《垂亡》是描写自淞沪抗战以后至全国解放前夕那十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其主线是国民党上层军政界的矛盾，派系之争和地方军阀的潜在势力，也描写到那个罪恶时代黑社会之猖獗。这是一部历史，也是万恶旧社会的缩影。

过去我也读过一些描写这方面题材的书，看过这方面的电影片，但感到有些作者对国民党军政界人物缺乏感性认识，以概念化手法，把国民党军政界人物一律写成“座山雕”的形像，就像舞台上的坏人都是三花脸那样丑恶而愚蠢。忽略了他们也是人，也有恩怨是非，也有喜怒哀乐。《垂亡》就别开生面，其中的人物形像，举止语言真实可信。尤其是把国民党官场应酬，将军的派头写活了。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垂亡》的作者方知今，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子。他的父亲方靖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曾在原国民党第七十九军任中将军长还兼任过四川省叙（宜宾）、泸（泸州）、内（内江）、自（自流井）四个专区警备司令，在国民党军界是显赫一时的铁腕人物，方知今在这样的家庭中生活了17年，自然对旧社会的一些人物有深刻的认识。

书中的主角李剑，是个掌有实权的旧军阀后裔，又有在国民党嫡系部队中掌握军权的父亲，所以他骄横拔扈，力图恢复祖业——军阀割据的局面，他诡计多端而又心狠手毒，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血手掠夺。但是，他毕竟也是个“人”，有他软弱的一面，恩怨是非分明，而且很重旧情，并不单纯是个魔鬼。另一个女主角沈小梅是已经败亡了的清王朝贵族后裔。这个不甘居人下而想衣锦还乡的女人，委身于李剑是要达到夫荣妻贵的目的。所以她在李剑幕后玩弄权术，翻云覆雨，与李剑配合默契，演出一幕幕激烈纷繁的险冒悲喜剧。

李剑较量的对手周少梁、章琼、六千金、周立行等国民党大员，政客、幕

后弄权的贵妇、无孔不入的特务，其色厉内荏，也都描写得淋漓尽致。就连那黑社会的女浪人刘干娘以及形形色色的恶霸地头蛇，也刻画得莫不栩栩如生。

章回小说现在已不多见了。据说目前的许多文学作品讲究深刻的哲理、超越时间的、跳跃式的结构以及“意识流”的表现手法等等。对此我缺乏研究，甚至缺乏知识，所以不敢妄言。我只觉得那样的作品深奥而又高雅，一般水平的人是不大好接受的。但是，我们的读者中，恰恰是一般文化水平的居多，所以，《垂亡》这种大众化、通俗化的章回小说就会拥有更多读者（据说还要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因为其通俗易懂，读起来才会有轻松感，《垂亡》的作者显然考虑得很周到，用小说的形式写历史，既避免了“对号入座”引起麻烦，又能给读者艺术享受，是难能可贵的。

当前长篇小说滞销，我想原因就在于可读性差。我认为雅俗不要对立，而应统一起来。以高雅的通俗作品来取代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垂亡》的出版很及时，希望能引起重视。

独裁人格的特征与进退

——代序

这是一个惊险曲折的历史故事。小说以《垂亡》作者方知今的父亲——原国民党七十九军中将军长兼四川省叙（宜宾）、泸（泸州）、内（内江）、自（自流井）四专区警备司令方靖为原型，展开了作品主人公李剑发奋光复祖业，从成功走向末路的惊险故事。但因作者没有简单地写人物放下屠刀归顺的过程，没写他的俯首贴耳状，也未急急忙忙地把“觉悟”硬邦邦地塞给人物，所以《垂亡》没有这类作品可能的毛病：丑化、漫画化或故作进步姿态。作者方知今仅仅是在可信的背景下生动地展示出独裁者生活的垂亡图景：它既有垂亡时日薄西山的萧条，也有落日余晕的绚烂。作家没有因为作品的主要人物是民国党高级将官就敛起手脚不敢动笔，他谨慎地为自己选择一个稳妥的挖掘口：这位将军既然已经放下屠刀，那昔日手持屠刀时的劣迹就没有必要讳言，即便作些渲染也未尝不可——鞭笞那个魔鬼的世界嘛，加之还有放下屠刀后的虔诚的忏悔，那过去的屠杀者的面目显然是已有所改观的了，因此也无需顾虑什么。在这样一种比较宽松的创作心态下，那早已烂熟于心的故事、人物，一下子获得了较自由的空间，作品所需的磅礴的气势也因有了较足的底气而自然涌向笔端，那与作品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修养直截地派上了用场。于是，作品显得异常真切，自然，毫无矫饰。其叙述似囊中取物，又似列数家珍。

作品主人公李剑是个罪恶昭著的独裁者，又是活生生的人，他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他属于他独特的自己，也属于整个民族文化，同时又是人类在一个共同发展阶段上一个方面的缩影。我以为创造、解剖这一典型形像有着相当深广的意义。

人，多半是依靠这个世界的反光来解释自己，依靠对过去了的传统的把握来规划自己的，也就是说，人有一种天然的情性力：被过去模塑，又易沉溺于过去。

李剑也一样。在他的灵魂深处，除了他个人的特征之外，还寄居着历代独裁者的幽灵。他们通过其显赫的家族成员独裁人格信息的传递渗透于他的全身，以至每一个毛孔。他的生命就是为独裁人格的复现而存在的，尽管他声言他所做的是实现自己的理想：光复祖业，但他几乎本能地做着他的祖宗们要他

做的事。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他的祖先两广总督的威仪。从作品中我们看到，不仅在人物的精神上，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李氏家族始终一毫不爽地保留着清朝贵族的繁缛礼节和排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了，还行着跪拜礼！李剑的“光复祖业”就是把前人未竟的事业放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来实现。从这点看，传统正通过生命的延续、文化的熏陶发挥着巨大作用。传统并没有死，实际也不会死。世界上没有纯粹典籍里的传统。《垂亡》中，我们看到所有人物都熟知三国故事，而且活学活用。这里不断地上演着新的鸿门宴、单刀会、美人计——这是上层。下层呢，他从《三国演义》里汲取力量，当然是见仁见智，各取所需了。

这是李剑人格的第一个特点：传统独裁人格的延续性。

其次，李剑的独裁人格带有很强的幼年生活的印痕。李剑是他父母不幸婚姻的产儿。他的出生长期未被承认，他不得不被寄养在外姓人家。他身体孱弱，缺乏母爱，后来八年苦守寺庙孤灯的生活更加重了他的孤独的压抑。在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长期积蓄于意识、潜意识的能量亟待喷发的焦躁。当他长大成人，有了将此能量转嫁于周围人的机会时，他就不顾一切地，甚至是残酷地喷发了。他打死妻妾，随意处置下人，杀人不眨眼，在他这个独裁者的字典里只有“暴力”二字，他不知“慈悲”、“怜悯”为何物。他以暴力、杀戮为乐、为荣，以此作为增强独霸天下的自信心的操练。

在那样一个全面奴役的社会里，李剑的独裁呈现着不受任何约束力的累积趋势，并且不断递增。“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文化氛围也使他的独裁权力无所不能，只要他这个王侯未败，他就能为所欲为。在社会和文化认可的范围内，他少年的压抑得到报复性的发泄。

第三，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时间的专制制度下，多数人都是被压抑的，万人之上的最高独裁者和他的直接伙伴当不在其列。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通过层层机构和渠道，将压抑传递给每个人；奴化教育的腐蚀又使人们产生自我压抑的倾向。很少有人能够摆脱这种内外压力造成的阴影。多数人一辈子都在挣扎，但终难于挣脱。李剑自然是挣脱的成功者。他先是挣脱父辈的管束，后是打垮罩在头上的地方恶势力，再后是兼并上层军政力量，最后夺取省城的独裁权力。他挣脱一点压抑，就将这点压抑转嫁给他人。层层挣脱是以压抑别人为条件的。于是挣脱本身就具有自我毁灭的特征。

从另一方面说，受压抑的人们谁都不会甘心一辈子受压，生命自身有强烈的反抗压抑的要求。这种反压抑在大的范围内表现为定期的、周期性的暴乱；

其结果是上层权力的更迭——即改朝换代。这大致已成为我国长期专制社会的规律了！到了李剑的时代，这种更迭越来越频繁。李剑用了几年时间打了上去，但很快就感到耗尽了力气，每时每刻都经受着新的独裁势力的崛起和替代的威胁的折磨。

《垂亡》具体而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独裁社会垂亡的图画，它告诉我们专制独裁既然以压抑人为根本特征，它就必然灭亡。其间的权力更迭不会丝毫改变它的命运，因为权力转换在同一生产方式、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具备什么进步意义。“垂亡”直至死灭，是独裁专制社会、独裁人格的正常归宿。这应该是独裁人格的第四个特征：灭亡的命运。

第五，适应“独裁——反独裁——再独裁”的权力再分配，应运而生了一批制造新独裁权力的人，发达了独裁术，使之日趋成熟、精湛。

许多独裁者，当他们在台下时，是以反独裁自诩的。他们也可能为民众说点话、做点事。李剑就曾用他的《剑行报》揭露了美军士兵强奸舞伴的兽行，但挤垮对方的目的一经达到，妥协立即形成，《剑行报》的发行也就立即截止。这些人有时也围剿黑暗势力，如李剑的刀劈薄刀党党魁胡国海，但目的仅仅是取而代之。他们也打击贪污受贿，整顿军队，但目的也仅仅是为自己更多地捞取和扩张势力。这与广大民众的反独裁、反专制完全是两回事。民众反独裁是为了摆脱专制统治下的痛苦，建立理想中的民主社会（尽管这块独裁的土地暂时还长不出“民主”这样的异物），但民众的反独裁成果往往被这批人截获。他们以其虚伪的面貌掩盖他们比现存独裁者更加狡猾的独裁真相。独裁权力每更迭一次，新的独裁者手段就更高一等，夺取权势和施行权势的阴谋术、统治术就愈见其精。这大致是中国长期专制社会的特产：权术、治术的发达，到了独夫蒋介石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人称他：阴谋多于韬略。所以，旧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可长期停滞不前，而阴谋术却异常发达，内斗耗尽了人们的精力。从上到下，层层内耗，国家还怎么不落后、不贫穷呢？这应该是独裁人格的第五个特征：虚伪和畸形发展。

最后，说说独裁人格的变化进退。我们知道，任何人格都是有缺陷的。优势和缺点是一对孪生兄弟，独裁人格也是一样。它似乎强大无比，但又不时表现出软弱性。它穷凶极恶，但也并不铁板一块。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特殊情况：独裁者身边常常可以容纳娇小柔弱的女子。《垂亡》中有场戏：李剑在大砍大杀之后居然收容了一个卖唱女——后来的沈夫人；李剑专制得不容别人说话，但在大夫人的美貌、二夫人的眼泪……面前，却异常驯服，所谓“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是也。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刚柔相济嘛。中国的战将多尚儒风；戎马倥偬中的不忘淡泊、宁静；有兼济天下之志，又怀解甲归田之意，这当然要视前途的“达”或“穷”而定了。《垂亡》中之李剑——感到危机四伏难有出路，很快就决定“起义”，即“投降”。我想，这是与我国文化传统的进退特点有关的。朝晨还叱咤风云，傍晚就隐归田园了，而且安然自得，似乎早就向往“平民”的清苦生活似的。是进亦安退亦安。看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实在是一种十分宽容、十分美好的哲学，人类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是用得着它的。不过，当今看来，它实在又是一种推诿责任的懒惰哲学：为人为鬼却心安理得！它实在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反省精神，也不会给人深刻的再造动力。在普遍的奴役制度尚未完全消除之前，所需的是砸毁和清算奴役制度、独裁人格及其影响的彻底精神，而不是宽恕，正如鲁迅所说此时的“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因为，一时的虚弱，退却只是独裁人格的变化，而不是真正的根本改造，因此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这就是中国独裁专制式的因袭、绵绵不断的重要原因。在长期专制社会中，独裁者的进退岂止一次？如果人们轻易相信了独裁者的“放下屠刀”，那么，像《垂亡》里广大民众的被专制的悲剧就还会重演，李剑这样的独裁者还会在合适的时机卷土重来。要知道，贫穷、落后的社会状态本是滋生独裁和奴役的肥沃土壤。

《垂亡》具体而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封建旧军阀时代独裁者社会“垂亡”的图画。

方知今如此详尽、如此深刻地绘制了中国封建军阀末世独裁人格的丰美画卷，恣意写出它的放任、强壮、活泼的生命活力和逐渐走向衰竭的具体过程，确实难得。如果说文学是面镜子，《垂亡》正照出了我国长期专制社会独裁人格的各个侧面。古人说过：以史为镜可知兴衰，那么以人为镜也就可知进退了。

朱珩青

目 录

读《“党国”垂亡三部曲》有感	沈醉
代序	朱珩青

第一部 猛闯

第一章	少将军誓师抗倭寇 吴团长未战先惧敌	1
第二章	炮火连天谈笑自若 自相践踏惨不忍睹	10
第三章	抢银行大发国难财 杀喽罗初识狼子心	17
第四章	都督府故态守旧制 翠屏山狂语抨时政	25
第五章	恩威并施周某就范 胆大包天李剑弄险	34
第六章	人财两空奸人夹尾 野心作祟浪子起程	43
第七章	恶贯满盈歪人落马 风流倜傥痴女倾心	51
第八章	闹剧场恶霸小示威 侍寝居狐仙大显神	59

第九章	讹当铺伤兵抖威风 砸赌场公子试身手	68
第十章	冒险家欣赏亡命徒 少夫人缠绵美男子	76
第十一章	冠生园双筷戳强手 恩派雅数语戏淫妇	85
第十二章	弟杀兄刘毅闯码头 叔霸侄七虎丧性命	94
第十三章	刘干娘设计拒情敌 胡国海怯胆失人心	102
第十四章	小白脸杀人不眨眼 女流氓忙打退堂鼓	110
第十五章	运心机再施美人计 斗枪战弹剃顶头发	118
第十六章	醉酒作邪吐露真言 醒时藏伪故宣矫情	126
第十七章	妙龄才女填哀怨词 半老徐娘献凶残策	132
第十八章	女浪人大谈生意经 洋神父公然搞卖淫	140
第十九章	毒设情网居心叵测 巧抛情丝曲意献媚	148

第二十章	得陇望蜀顿起杀机 借古讽今聊指迷途·····	157
第二十一章	为得美人登台亮相 为保独子下台退隐·····	166
第二十二章	机关算尽自投罗网 穷极无赖赤膊上阵·····	174
第二十三章	求成心切欲壑难填 倾其所有力竭犹争·····	183
第二十四章	借题发挥血洗务尽 娇花有刺馋涎欲滴·····	191
第二十五章	操胜算托管剑行社 弄玄虚猛闯交易所·····	200
第二十六章	巧安排战机变投机 搞阴谋投机变战机·····	209
第二十七章	兴风作浪伤兵上阵 招架不住市长下台·····	219
第二十八章	狡兔三窟绝招克敌 黔驴技穷饮恨忍输·····	228
第二十九章	贵公子拜倒石榴裙 少奶奶收买部属心·····	239
第三十章	抓住机遇福至心灵 争取联盟舌剑唇枪·····	248

第一章 少将军誓师抗倭寇 吴团长未战先惧敌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在南京对岸的下关码头附近江边，全付武装的第三师列队整齐。将士们个个屏息静候，气氛庄严肃穆。

一队骑兵远远奔驰而来。为首者穿一身毛料军装，上身系着十字宽边武装带，腰悬指挥刀，下穿飞腿马裤，脚下穿一双黑色长筒马靴，戴着一双雪白手套的双手，左手提缰，右手扬鞭，那火红色坐骑犹如汹涌的波浪一般奔驰，将原本紧随的马队远远甩在后面，转瞬即来到部队近前。马上的将军猛一勒缰，坐骑收势不住，便高高扬起前蹄，同时发出一声长鸣，使庄严肃穆的气氛增添了几分悲壮。

这位马上英俊而又显得剽悍的将军姓李名剑字天赐，年仅二十八岁，但却大有来头。他出身于仕官之家，其曾祖父原是清朝两省总督，祖父李寿山追随过袁世凯，在北洋军阀中颇有声望。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才拉了部队回转西南老家，继承祖业，割据一方。李剑在其祖父薰陶下成长，十六岁便穿上军装，进讲武堂受训，后又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回转家乡，亲自督训部队，并率领李家军与周围军阀争战，打得方圆千里各系军阀望风披靡，几乎征服了附近四省。后因蒋介石的中央军扩展势力，他本不服，但李寿山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能再与拥兵百万的蒋介石抗争，并由李寿山出面表示“服从中央”。蒋介石委任李寿山为一省之长，允许保留李家军三个师，授予李剑少将军衔，为李家军总指挥。“七·七”事变以后，他便积极准备参加抗日，并亲率第三师沿江而下，向蒋介石请战。

当战马立定，列队中走出一位将军，跑步来到马前，行军礼，然后朗声说：“报告少将军，第三师奉命集合完毕，请检阅。”

李剑还了军礼，然后抖抖缰绳，同时用马靴上的“马刺”磕了磕马腹，坐骑便以小跑的速度在列队前跑着。李剑侧身向右，向对他行注目礼的将士们还举手礼。

这是一个三团九营的万人之师。队首排列的师指挥机构的官佐及直属部

队警卫营和六个独立连：炮兵连、机枪连、工兵连、通讯连、骑兵连、辎重连，然后才是第七团、第八团和第九团。

检阅完毕，李剑高举一手，喊了声：“成讲话队形！”各部队长听到命令，当即出列整队，于是，口令声、跑步声响成一片。稍顷，这一万二千人的队伍，便以李剑为核心，迅速而有秩序地站成“U”形队列。各部队长整队完毕，向士兵们发了“稍息”的口令，然后站回自己的队位。李剑坐立在马上，先按部队训话的习惯说了声：“全体注意！”将士们马上立正，发出整齐的“刷”响。“稍息！”他还了军礼后又发口令。完成了以上“训话程序”，他才开始慷慨激昂地训话：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烟战争以来，洋鬼子便企图瓜分我们中国。清廷昏庸，与洋鬼子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大好河山被蚕食，善良百姓被欺凌，以至洋鬼子竟敢称我泱泱大国为‘睡狮’，称我炎黄子孙为‘东亚病夫’！近百年的压迫至‘九·一八’倭寇悍然侵占我东三省，其猖獗发展到顶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炎黄子孙能听任弹丸之国的东洋鬼子的宰割吞并吗？”

全体将士齐声答道：“不能!!! 不能!!!”

“对——不能！决不能容许东洋鬼子在我中华国土上横行霸道！”
“刚才蒋委员长召见本总指挥，说倭寇继‘九·一八’、‘七·七’事变之后，又在今天悍然入侵上海，因此，着本总指挥立即率部开赴上海战场，予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驱逐倭寇，保家卫国的艰巨重任，就落到我们每一个军人的身上来了！”

“我李家军久经战阵，在本总指挥率领下，有无往不胜的光荣历史。但是，这一次我们当面之敌，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有飞机、坦克和军舰——许多我们没有见过、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所以，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但是，武器在于人的使用；人的勇气要靠正义支持。所以，我们只要以军人视死如归的决心和炎黄子孙的志气去拼搏，就能把鬼子拒于上海之外，消灭在黄浦江中！”

“本总指挥临危受命，决心与全体将士共存亡。本总指挥只下一道命令：前进！前进！前进！”

李剑训话完毕，参谋长黄林带头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体将士跟着唱起雄壮的《大刀进行曲》，各部队长喊口令整队向车站出发。

李剑策马走到江边，然后下马叉着腰望着滚滚长江秋水，眉峰紧皱，若有所思。

跟上来的黄林接过副官手里的军大衣，披在李剑身上：“少将军，江边风

大，请珍重！”

李剑却脱口而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黄林一怔：“少将军，部队正开赴前线，何出此不吉之言！”

李剑看了对方一眼：“非不吉之言。大敌当前，聊表必死之决心而已。”

师长蔡志宏也跟过来，对李剑说：“少将军，我们部队刚到，怎么就派往前线？那蒋某人惯于排除异己，拿地方部队当炮灰……”

李剑举手打断了对方的话：“我们为抗战而来，只要利于抗战，我们就要无条件服从。当此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否则如何战胜强敌？”

“蒋委员长召见我时已经说明：抗战全面铺开，只有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投入战斗，才能阻挡敌寇。他提出：只要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不管过去如何，现在他是抗战领袖，我们必须服从其指挥，要告诫全体将士：从现在起，我们是中国军队，而不是昨日的‘李家军’了！”

“是！”蔡志宏答应一声，再不敢多言。

李剑深深吸了一口气，抖身将大衣脱下，随手掷给副官：“带马！”

卫士拉过战马，李剑以矫捷的动作跨上去，用马刺狠磕马腹，猛一抖缰，那战马负痛扬起前蹄，并发出一声长鸣，箭似的蹿了出去。

第三师在下关登车，八月十四日上午军抵南翔，李剑下车后看到形势已十分紧张，当即命令部队散开、隐蔽。稍顷，敌机六架飞来，低空盘旋，轰炸扫射，肆无忌惮。这是明知中国空军太弱，部队皆无防空兵器，所以才敢如此猖狂。

李剑隐蔽在树林中，举着望远镜观察到敌机肆虐，不禁义愤填膺，当即喝叫：

“副官，抬挺机枪来！”

两名机枪正副射手抬来一挺轻机枪，李剑接过机枪，走出树林，将机枪往两名射手肩上一架，吩咐道：

“你们跟着敌机的方向转动！”

六架敌机盘旋而来，李剑瞄准其中一架，“哒哒哒……”一梭子弹射出，敌机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似乎感到意外，像一群受惊的苍蝇，“嗡——！”地一下迅速拉起，从李剑头顶上掠过。

李剑换了弹夹，准备第二次射击。这时蔡志宏、黄林等一拥而上，纷纷劝